

靳以选集

第五卷

散文

四川人民出版社



靳以选集

第五卷

散文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1018102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设计：陈世五

靳以选集·第五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9.5 插页7 字数400千
1984年9月第一版 198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 册

书号：10118·753 (精装) 定价：3.55 元

目次

DC/10/2/1

社会一相.....	1
火.....	4
猫.....	10
雨夜.....	17
渔.....	22
一人班.....	26
难.....	29
冬晚.....	33
造车的人.....	36
渡家.....	41
在车上.....	45
灯.....	48
处决.....	51
邻居.....	54
雾.....	59

墙·····	64
烛·····	68
鸽·····	72
狗·····	76
花草的生长·····	81
叫卖·····	85
一天的晚上·····	89
江南春·····	93
上山的路·····	96
给不相识的友人们·····	101
近感·····	104
友情·····	107
旅中短记·····	110
邻居们·····	136
红烛·····	150
窗·····	153
雪·····	159
沉默的旅车·····	163
珊瑚坝·····	171
我坐在公路车上·····	180
两路口·····	191
给一个忧郁的孩子·····	197
给忧郁的人们·····	201
给孩子们·····	205
迎着逆流·····	210

一条弯曲的河路·····	213
绿河行·····	217
飞龙泉·····	220
沉默的果实·····	223
我的怀念·····	232
等待·····	238
鸟和树·····	242
被砍伐了的树·····	245
合唱·····	250
萤·····	254
短筒（一——十）·····	256
忆上海·····	287
忆北平·····	292
忆广州·····	295
忆哈尔滨·····	298
我们的血·····	301
在上海·····	303
关于国旗的话·····	306
五月四日·····	309
迎五月·····	313
卑污的屠杀·····	315
小城远筒·····	318
孙寒冰先生·····	321
忆罗淑·····	330
我是从群山中来的·····	334

大城颂.....	341
----------	-----

人世百图.....	347
-----------	-----

楔子.....	347
---------	-----

苍蝇.....	348
---------	-----

猪的悲哀.....	350
-----------	-----

蛙.....	352
--------	-----

雄鸡的死亡.....	355
------------	-----

狗.....	358
--------	-----

鸭的生涯.....	359
-----------	-----

父亲和猪.....	360
-----------	-----

大师.....	363
---------	-----

引子.....	364
---------	-----

胞衣.....	365
---------	-----

大富之家.....	366
-----------	-----

路.....	369
--------	-----

钓.....	370
--------	-----

禽兽们.....	370
----------	-----

启事一则.....	372
-----------	-----

耕牛.....	374
---------	-----

跳蚤.....	375
---------	-----

鼠.....	377
--------	-----

官人.....	379
---------	-----

纨绔子.....	381
----------	-----

年.....	384
--------	-----

父子俩.....	388
献给大神的人们.....	392
猴子.....	396
那个姓苟的.....	399
俑的复活.....	402
老报务员.....	405
老丑角.....	408
人的悲哀.....	410
奴才的笑.....	411
魔鬼的纷扰.....	412
神的灭亡.....	414
后记.....	415
再记.....	418
呵, “祖国——我的母亲”	420
站在杨根思烈士碑前.....	427
寄给朝鲜的春草娜.....	434
和朝鲜人民在一起.....	441
到佛子岭去.....	450
石柱英.....	462
山城和山城的节日.....	475
索奇城的一朵红花.....	485
到丽采湖去.....	493
在涅瓦河畔.....	499
泪泉的泉碑.....	503

第一个十年·····	506
北京的春天·····	510
上北京·····	515
黄浦江的早晨·····	519
回忆鲁迅先生·····	526
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	532
不是悲伤的时候·····	536

《圣型》序·····	542
《虫蚀》序·····	544
《黄沙》后记·····	546
《渡家》序·····	549
《雾与其它》后记·····	552
《遥远的城》序·····	554
《血与火花》前言·····	559
《过去的脚印》序·····	561
《幸福的日子》序·····	565
从个人到众人·····	569

附录一

我的家乡·····	585
他们是五百个·····	592

附录二

哭靳以·····	巴 金	599
他明明还活着·····	巴 金	607

社会一相

在这个社会里，打着谎言或是欺骗着，几乎成为天性了。有谁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显给别人呢？有人说自己是了不得的好心人，在僻静的街上，他也许把一个随了他讨一个小钱的乞丐踢一脚（他会说那是因为疑心那个追随者是一个歹人）；但是在日报上，他却是一个时常露面的慈善家。因为大额的捐款，报上会用红色的油墨印出他的名字。他赈济水灾，救助贫困，在小报上还有人赋诗以咏风雅，因为他化了二十万的数目，娶了一位“名闺”。

在我们生存着的社会上正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是“人物”，是“长者”，欢喜用教训的话来告诫年轻人：

“你们应该遵从，不该怀疑，这个社会不是很好的么？想想看，好几千年了，就都是这样子下来的，若不然早就该被打翻了吧！……”

一眼所看到的社会，也许正如这些“长者”所说，是平顺圆滑地存在着，好象是没有破绽似的，……

我发了三天烧，没有走出家门，第一天坐了车去看一个友人，就望到在路旁缕缕行着的妇人和孩子们。老的，年轻的，牵了母亲的手在哭着的，存在于世界上的一切悲惨苦相为他们占尽了。从他们话语中，我知道他们正是失去了家园的人们。在那方土地上，不是也使我从孩提长成了一个么？他们对我是熟谙的，生长在那土地上的一切都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上。

“可是他们为了什么呢？”我不得不问了。虽然是秋天，太阳还放射着炎热；他们走着，有的妇人抱着一个，拉着一个，被扯开的前胸，露出深紫的颜色。

终于我知道了（这是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取来的），他们的一点生活的仰仗中断了，为着尚有这一点活的力量，奔波到一座金门的前面，哀恳那些高贵的人们继续使他们活下来。

“我并没有以我的威权来宣布你们的死刑呵！”

一个高贵的人也许要这样咆哮着，随后他会要他们散开去，麇集着的人也许不会听从他的话，于是他可以吩咐些人来驱逐，为了“公共治安”的关系。

社会象是平静地，光滑地过着，没有一点什么不安。好象这是一个不移的真实。啜泣着的，哭号着的，自有他们自己的角落。偶然间一顾及，稳重的“长者”就会说：

“管他们这些人干什么，谁不要他们回家呢？他们不愿回家，故意躲在这里和我们为难，今年水灾又那么重，谁还能顾到他们，而且，这些人……”

这个社会也许是那么安好的，若是我只生一对能听些我耳边低低话语的耳朵。

多少人都忽略了其他的人都还生有一双眼睛；但是即使看到了，也不过增重自己的愤懑，嘴早就成了一个无用的累赘了；除开了用它吞着每日的饭和水，如果发出声音来，自然就有一副铁钳放到嘴边。

有什么好说的呢，在这个“光荣伟大”的时代里？

一九三三年冬

（选自1937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猫与短筒》）

火

对于火的喜爱几乎也成为自己的癖好，虽然时常为父母警戒着，说火是最无情的，会把什么都毁掉的。但是每次看到了那跳动着的红红的火焰，还有那圆圆的光晕，好象那点温暖舔着我的心，就不自主地忘记了一切。

记得幼小的时节，常常喜欢把纸捻浸了油来点燃，把灯烛都熄灭，只是看着自己手中的火亮。那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若是有别人在我的面前，定然会看到在闪闪火亮的后面有一张多么充满喜悦的脸呵！可是，一个闯入者如果走进来，是会惊倒我的，我便会向地下一掷，急急地用脚踏灭了它。也许还有斥责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来，我听得出那是父亲或是母亲，要不就是其他的人，说着要去告诉我的父母的话。

真就有一次，惹出过一场灾害来。那还有小我两岁的弟弟，我们又是在一间房里点起一些柴草来，点着了，又扑灭它，然后再点起来。我们怕它，我们又爱它，看它燃起来，

我们就高兴起来，随后就怀着一点恐惧来扑灭它，到它熄止了的时候，心上就又浮起了一层快乐。渐渐地胆子大起来了，每次要更费力才扑灭它。终于，我们是再也不能扑灭它了，它还燃着了这屋里堆积着的书纸。弟弟吓得慌了，我的心却没有什幺扰动。我领了他的手走出来，同时那扑上窗纸的火焰也为人看见了。惊慌的叫喊，引出了其余的人们，还有我的父亲；这时牵在我手中的弟弟哭出来了。我就站在那里望着，看着父亲和人们手忙脚乱地把水泼上去，于是，火连屋顶也不曾烧穿就熄止了。我还好象有点遗憾似地呆呆瞩目，私衷里原是漾着快活的，火熄了，心中象突然失去些什么，一直到父亲的铁一样的手掌打到身上，才因为疼痛哭了出来。这一次母亲也不来说情，也不给我抚慰，一任我哭得疲乏了独自悄悄地睡到床上。

在这一点，我对他们确是违拗的，因为我对于火的喜爱一直也不曾减少，即是才被责打后的几天，也要偷偷地跑到厨中，替代女佣来烧火煮饭。那也是颇费了一番唇舌的，因为她们怕被申斥，总是好好劝我离开。我记得我象是用着哀求的调子和她商量，还说是决不说出来也决不会惹出祸来。终于得到她的应允，我就坐到灶口的小凳上，听得嘶嘶的木柴上水气蒸发的声音，望着灶中渐渐大起来的火，我的手也正把木柴放进去。有的时候我还要故意使它熄止，看它冒着烟，然后又插入红烬中，使火苗重复伸了起来，为了一阵自己的高兴，我会把柴架空，使火大大地燃烧，那么女佣一定会抢过来，抽出几根柴，浸到水中，还要叨唠着说这一下就要把饭烧焦了。于是她又用哀求的调子请我走开了。

“这总不是好习性呵，——”

记得父亲私下里曾和母亲说过，还很严重似地。

“——是学来的还是生来的呢？那一回幸而没有成灾，再晚一点，怕就来不及了！想法子改正一下才好。”

“他只是爱火，平时他又是那么静，他又总不快活。”

父亲于是就感叹似地说：

“古怪的孩子呵，一个和一个都不同！”

这是说到我和我的弟弟们。

当着孩子的我被投到陌生的孩子群中，我已经是十三岁了。我沉默，欢喜独自消磨自己的时间，被所有的人都目为乖僻的家伙。只是到了假日露营，许多人都住到帐篷里，才引起我的兴致。那时，我每天焦灼地盼望着太阳沉到地下去；我们把用剩的柴草捡在一起，大家团团地坐了，由一个人把火点起来。原野中不辨一物的黑夜为火的光亮劈开了，我们和着流水声，虫声和风的声音歌唱，我们笑，把林中的鸟也惊动了。我更热心地望着那堆火，还有那一些黑暗中为火亮照着红煦煦的小圆脸，每张脸上的乌黑的眸子也闪映着火的光亮。我那时候变成多话的了。我们把存在手中的燃料投下去，还有的人把山芋也丢到火的里面。看着火势小一些下去了，我会不顾路的高低远近去寻找更多的柴草。我们愿意看它燃烧，它使我们忘记了夜，忘记了黑暗，也还忘记了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一点怨恨。我们都很好，我们只愿意它永远烧下去，永远能使我们快活下去。

那火终于还是熄止了，只是留下了青烟和红烬，别的人用树枝拨寻着投进去的山芋，我则不胜哀伤似地独自躲到一

旁，他们的笑语声都成空洞的了，于是，我自己就钻进了帐篷，我睡下去。我强烈地嗅到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远地的更柝和犬吠声又传到我的耳中。我象预感到什么似地怕起来了。

即是那一点小小的欢快也不能永有的，因为岁月不会忘记我，把我从幼年带到成人，我走了一个城又是一个城，永远我只是一个陌生人。我对别人是陌生，别人对我也是陌生的，只有火，对我还是那么亲切熟谙。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友人的家中，我为它消磨了大半夜。我自如地坐在壁炉的前面，我象是呆了，望着友人把树枝投进去，看着火烧得旺起来，它烤热了我的脸，我的心，带走了我的疲劳和寂寞。作为主人的友人夫妇也尽自默默地坐在一旁。他们曾为了我孤苦的日子说了不知多少话，但都没有说动我。他们不忍惊走我的一点向往，也许是看出来从这里面我得到了些快乐。一直到我为一声小小的爆裂所震动，把头转向友人时，他才说：

“你很喜欢壁炉吧？”

“不，不，我是爱火的。”

“从前我在欧洲北部的时候，天气多雨雾，就是在夏天里，他们也要生起壁炉来的，——”

“那为什么呢？”

“——只是为使人快活一点。”

“对了，火就是能使我快活一点的。”

我说完了，便又把头移向着炉火，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边的友人，胸中荡漾着那一点快活，好象早已想到，若是

失去了它，就绝也不能寻回来的。可是一声响，敲醒了我，看看友人们，都已偎在椅子上睡着了，这时我才蹑手蹑脚地站起来，取了大衣，涂写了一张告别的纸条，放在桌上，就轻轻地拉开门，又轻轻地关上，走了出来。街上已人静路寂，夜寒如水，但是想起了熊熊地烧着的火，就觉得温暖宜人，踏着大步子走着了。

是的，我爱火，我爱火的燃烧。记得三年前我住在家中的时节，有一天邻居的屋宇失慎了。于是，人们都跑出去看。有人担心着火的延烧，有人发着同情的叹息，我却大声地笑着。为什么不笑呢？——火已经抓住了梁柱，器具，疯狂般地吼着，在一场火之后，有形的将成为无形的了，什么都要换个样子，旧的早已厌了，为什么不来些新的呢？一个象是比我还世故的弟弟，拉着我的衣襟低声说：

“哥哥，不要这样笑，别人多难受呢！”

我还是笑着，他又说：

“——一场火就毁了别人的家，不要再笑吧。”

他象是哀恳似地说，我就停住了笑，告诉他：

“要烧得大，要烧得大，把什么都烧掉……”

可是当我说话的时节，那边的火已经小下来了，我象是十分懊丧似地，颓然地走回去。

此后我的家冷落了，一个人独居在旧城的一个小小院落里。我成为更沉默的了。只有每当夜晚的时候，自己把酒倾在圆铁盒里，用火柴点燃了，放在面前的桌上，熄了灯火，凝望着这荧荧的绿的火焰，心才感到一点鼓舞的温煦。随着火的跳动，我的眼睛也在闪着，象是为了过于疲乏，它们蒙